

## 法顯歸程耶婆提考

釋東初

法顯登陸美洲之說，數十年來，中外報章，時有專載；最早爲章太炎文集指法顯歸程之耶婆提，即今南美耶科陀爾國（墨西哥）。因之，「法顯發現美洲說」，或「發現美洲是中國人」，時有所聞！

中央社臺北今年三月（或四月）七日電：外交部情報司長魏煜孫博士，應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邀請「中墨關係」時，曾引述十九世紀一位法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報告：「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的人，是中國晉朝高僧法顯，而不是哥倫布。」

魏氏同時指出：今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拉丁美洲歷史會議中，墨西哥著名歷史學家蘇里士（Gen Mannet Dej. Solis）也曾提出同樣的論點，根據他的考證，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一〇八〇年，亦即公元四一二年，中國高僧便已發現美洲。蘇里士指出：法顯是在墨西哥的阿卡布吉港登陸，並且曾立一石碑作爲紀念。

魏博士以有關「法顯發現美洲」，並在墨西哥登陸的說法，認爲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前，我們不能遽下斷語云（註一）。

我國歷史學者達鑑三氏對法顯登陸美洲之說，素有研究，但對蘇里士主張法顯首先發現美洲，及墨西哥神人歸薩克（Quetzalcoatl）即中國

和尚法顯，並未能提出有力的證據，認爲美中不足（註二）云。李康先生亦有「中國人最先發現美洲」大作發表（註三）。因此，法顯登陸美洲之說，又引起學術界興趣。尤以佛教雜誌不加考慮隨聲附和大肆宣傳說最先發現美洲的，爲佛教高僧法顯，殊不知這是個不可思議的事。可見國人對法顯登陸美洲這份榮譽，極感興趣。

法顯於弘始元年（三九九）與其同學慧景、慧應、慧寬等，發自長安，橫跨亞洲大陸，周遊印度，巡禮佛蹟，最後順恒河東下，至拉多摩利帝國（即古之Tarnipiti今之Tarlouk在恒河口Cactus南），此地爲當時海岸之大海港。法顯由此渡海，冬初得好信風，經十四日至師子洲（今錫蘭），法顯留住二年，求得彌沙塞律藏本、長阿含、雜阿含，及雜藏一部，這些皆是漢土所沒有的。約七八月，復乘商人大舶，得好信風，東下二日，便值大風，船漏水入，如是晝夜十三日，到一島邊，補塞船漏，於是復前，九十日許，乃到一國，名耶婆提，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，佛法不足言；停此五月，復隨他商人，賈五十日糧，以四月十六日發，……東北行，趨廣州，常行時，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，因風勢不順，經八十餘日，飄流至長廣郡界牢山，即今之山東即墨附近。自弘始元年（三九九），自長安出發，至義熙十四年（四一四）七月十四日，登

陸青州，凡十五年。這是法顯西遊印度簡短的描述。（詳錄佛國記）

法顯，不僅爲我國佛教史上的高僧，同時，也是我國留學史上第一人（三九九），在世界航海史上，也是第一人。他對佛教的貢獻，不獨翻譯經典，弘傳佛法。他的一部佛國記（或曰法顯傳，或曰天竺遊記）所記中亞、印度，及南海行程之記錄，不惟使中國與中亞、印度、南海間於五世紀初文化得以溝通，並改變世界史地學者對中亞、南海之觀念，增廣見聞。從前西方人所撰之世界史，多不知中國漢唐歷史，遑論南海，西域諸國。自英法史學家若儒連、沙碗等，將佛國記、西域記、南海寄歸內法傳，及中國重要史籍西譯以後，使新世界史增加不少章節。而沙碗、費耶、烈維、伯希和等，以畢生勁力治中亞、印度，及南海諸國史地方位名稱之考證。而中亞、南海多數方位，又爲法顯、義淨等高僧足跡所已至，且誌其著錄。此爲西方史學者所不知者，若法顯之佛國記，雖僅九千五百餘言，所記述中亞、印度、南海各國歷史、地理名稱、方位，以及文化、宗教，絕對正確。其與玄奘之西域記，同爲史學之名著。不惟可補正史之闕，而爲今日治中亞、印度、南海史地學之鴻寶。英、法早有譯本問世。

法顯於四一四年，自印度回國，「乃到一

國，名耶婆提，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，佛法不足言」，法顯停留五月，但此耶婆提究指何地而言。經考證即今之爪哇（印尼），亦有誤認爲墨西哥。於是法顯發現新大陸說，甚囂塵上。法顯爲中國佛教之高僧，其發現美洲與否，不特與國家民族榮譽有關，且爲史地學上重要之問題，吾人對此應有考證之必要。

## 二

中國至印度，或由印度至中國海上之行程，最正確之記錄，則首推五世紀初法顯之佛國記，法顯於四一四年，自師子洲附舟至耶婆提（Yavadvipa），亦即由錫蘭逕赴爪哇。十數年後之求那跋摩（Gunavarman）歸時亦遵此路！

爪哇國（Java），在中國史籍中有葉調、訶陵、耶婆提、爪哇等名，是皆指蘇門答臘；殆爲爪哇古代稱呼之同名異譯。此外太平御覽卷七八九有諸薄，或社薄之記載。宋書首著闍婆婆達、闍婆乃其對音，婆達蓋衍文也。高僧傳卷三則作闍婆。唐書中闍婆作訶陵，蓋爲 Kaliga 之對音。降至元代，島夷志略始有新譯名曰爪哇（註四）。而爪哇與中國在政治上發生關係，則在二世紀初，後漢書南蠻西夷列傳云：

永建六年（一二二年初），日南徼外葉調王便，遣使貢獻，帝賜調便，金印紫綬。

就中葉調，即闍婆之舊音。爪哇與中國雖於二世紀初發生朝貢的關係。但受印度文化的啓示，必在與中國發生關係之前，一二二二年遣使朝貢之國王調便，此一名稱，即來自於梵文 Deva-

varman 的譯音，可知爪哇必早與印度文化發生交流的關係，因爲調便 Devavarman 名稱爲一種尊號，其義猶言天佑，國王既用印度傳入之尊號，不特可知一二二二年時，此島早受印度文化之薰染，且必對其發生熱烈仰慕之信心，始採用此種尊號。現今爪哇的言語有 awi Kram 二種，其中後者乃從梵語發源而來——其文字又同於印度半島，常使用梵字 Deva-nagari 其他，此島火山等名亦不少冠以梵名，這些，足以證明受印度文化薰染很深。

據後漢書所載：一二二二年時爪哇王名調便（Yarna），同一尊號，印度數代王朝之君主已會用之。而爪哇調便之遣使至中國，必早知海外有一強大中國，故入貢以求保護。這種外交政策上之運用，非具高尚文化，熟習國際政情者，不克爲之，故知爪哇受印度文化之渲染，可溯至紀元以前。蓋一種文化之輸入，必須經過長時間之化育，始能發生作用，故恒河以東諸地，若爪哇、馬來、越南半島，早在紀元以前，即受印度文化之影響（註五）。四世紀時，扶南（真臘）曾迎請印度人橋陳如爲國王，並改變風俗，厲行印度制度，教民習印梵學（見扶南傳）。

高僧傳第三求那跋摩，他於法顯後十七年，來至建業（南京），他本爲罽賓王種，早歲出家，深究律品，妙入禪要。至年三十，不就王位，乃辭師違家，遁迹人世，後由師子國（錫蘭）遂至闍婆（爪哇）弘化。王母婆多特加敬禮，後受五戒，未幾又勅王受戒，後王敬信稍殷，乃欲出家修道，經群臣諫止，王乃就群臣三願，一願凡王

所境，同奉和尚，二願盡所境內，禁止殺生，三願所有儲蓄財物，散賑貧病。群臣歡喜敬諾。於是一國皆受戒，王又爲跋摩建立精舍，導化之聲，遠播遐邇。四二四年宋文帝遣使請其來華，乃於四三一年，始來廣州。四一四年法顯至耶婆提時，「佛法不足言」，至跋摩抵其國後，舉國歸崇，故闍婆之佛法，至五世紀初，由跋摩開化，始漸發達。義淨所記南海十洲中訶陵洲，即爲闍婆。

七世紀中葉，義淨之赴印度，其往返皆取道南海，其行程記錄，最可徵信。六七一年，發自廣州，順東北信風，南行至佛誓（Palemban），海行十五日，至蘇門答刺東岸。六八年，義淨自耽摩立底歸中國，路經羯茶，佛誓，留佛誓四年，於六八五年至廣州，同年又偕貞固至佛逝。後於六九五年仲夏始還至洛陽。他最後留居佛誓時間甚久，合計其往來南海之時間，應有十餘年。

佛誓，亦爲梵名。或名佛逝，或名佛齊，或三佛齊，或室利佛逝 Sriboja，並作尸利佛逝 Palembang，即蘇門答刺 Sumatra 東南，即原書之巴林馮，亦作渤淋邦（Palemban），一名舊港。高楠順次郎於一八九五年將義淨之南海寄歸內法傳譯出，承認三佛齊即是巴林馮（註六）。此島爲印度文化東漸之第一站。而室利佛逝國地處東西交通之要衝，故梵文，大食人均有著錄。大食人名此國曰：Jawaka, Zabig, sblbuzd. (註七)。此國文化雖古，但與中國文化之接觸，僅盛於唐、宋、元、明四朝，此國唐時佛法最盛，當時我國高僧西行，或印度高僧東來，取道南海

者，多寄舶於此，隋唐我國高僧取道南海前任印度者，多達四十餘人，故自七世紀以還，中印兩國海上交通，佛誓爲必經之要道。

### 三

所謂「耶婆提」，即後漢書之葉調，法顯佛國記寫作「耶婆提，劉宋以來著錄之闍婆，梵語之 *Yalvadīpa*，即今之爪哇，亦有考作今之蘇門答刺者，國人對耶婆提（章太炎文集）竟誤以其在美洲，因之，有法顯登陸美洲之說。法人語言兼史學家之伯希和，費瑯，烈維等對南海史地方位名稱。嘗作詳細考證，葉調考證，闍婆，耶婆提，經彼等考訂即今之爪哇。

耶婆提，漢西域圖考七云：「即闍婆國，今加拉巴」。Beal氏云今爪哇，或是蘇門答刺」。丁謙考證云：核其方位里程，即婆羅無疑。婆羅隨書作婆利，與婆提音協，上多一耶字音者，殆梵音譯土語故耳（註八）。伯希和根據賈耽通海夷路程云：「佛逝國東水四五里至訶跋國，南中洲之最大者」。此地居蘇門答刺東之訶陵，祇有兩島可以當之，若由海峽運向東行，則必爲渤泥 Borneo 洲，若沿蘇門答刺向東南行，則必爲爪哇島，余意（伯氏）以爲訶陵必爲爪哇 *Java* 無疑。世人對於闍婆，即爲爪哇之考訂，意見大都一致。此國初次遣使至中國，時在四三三年，當時國名闍婆，至十三世紀下半葉，始易其名爲爪哇。

伯氏謂 *Java* 爪哇，乃由梵語 *Yavadvīpa* 所轉出，梵語此言買島也。此 *Yavadvīpa* 一名，

羅摩延那 *Ramayana* 書中有之，然以二世紀末 (*Ptolemaeus*) 地誌中之寫作 (*Cobadine*) 爲早見，試考中國古籍，此名者更古，後漢書二五至二二〇卷六及前漢書一一六卷云：永康六年，一三二年，日南徼外葉調，揮國遣使貢獻」，已如前述。故葉調一名，除此以外，不見其他史書著錄。

按葉調之葉字，今讀如 *Ye*，亦偶讀若 *Chio*，玆二讀法，昔皆有唇音收聲。此葉字在紀元初世紀中，大致在譯寫迦葉 *Kasyapa*，名中見之。六世紀時此字又見於葉護 *Yabgu* 官號之內，故葉字之音，顯有韻母，經以唇音，聲母。至其發音聲母，則不甚明顯。又若調字，在調達 *Devadatta* 釋名之中見之，則其對音爲齒音聲母，附以 *i* 或 *o* 音韻母，又附以半韻母之唇音，如 *tiy* 或 *lev* 及 *dev* 或 *div* 是已，在南海諸地中尋究此葉調等字之譯法，似乎唯有 *Yavadvīpa* 可以當之，而經漢語譯作 *Jav-div* 者也。其唯一困難者，則在發意，而與五世紀初年法顯之耶婆提，似用半韻母之一相對，而尙未變爲顎音發生之也。故認定葉調，耶婆提，即今之爪哇也——見交廣印度兩道考八七——八八頁。（商務版）

葉調既經伯希和考訂爲 *Yavadvīpa* 之對音。費瑯氏又以南海方言證其不誤。（註九）。烈維 (*Sylvainlevy*) 曾取正法念處經梵本「至耶婆島 (*Yava*)，七寶莊嚴，金銀島，金礦爲飾」，等語對勘。因考訂此耶婆島，即脫烈美書 (*Ptolemaeus*) 之大麥島。並指今爪哇也（註十）因爪哇，蘇門答刺二島鄰處，世人不無混

稱爲 *Yavdvīpa* 者（註十一）。亦有稱此二島爲大小爪哇，在紀元之前，蘇門答刺、爪哇、馬來半島、越南半島，均爲印度文化傳播地區。

由此觀之，爪哇受印度文化之渲染，應溯至紀元以前，故紀元二世紀初，而以印度傳入之尊號調使國王名義，遣使向中國朝貢，乃極其自然的事。而葉調，闍婆，耶婆提，又都爲梵文之譯音。其受印度文化薰染之深，於此可知。故有一此國外道婆羅門與盛，佛法不足言」。法顯歸程之耶婆提，果爲美洲，則「此國外道婆羅門與盛，佛法不足言」，又作何解釋，婆羅門教爲印度固有的宗教，又從何時傳入美洲，勢必在法顯之先，即此一端，已令人難以解答。故法顯歸程之耶婆提，深信即今之爪哇。

### 四

我國駐墨西哥公使方規先生，對法顯登墨之說，曾於四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以後（記不清那一天），發表「法顯登墨之疑」一文，答復臺北方面朋友的問，於「中央日報副刊」。方先生在墨西哥任職多年，對當地歷史較爲熟悉，故其引述各點，足以釋讀者之疑，茲擇錄數段於後：

(一) 法顯在墨登陸之疑。這一點，我個人意見，在未找到真憑實據之前，祇好仍舊存疑，按法顯出國以至返國，事在公元三九四至四一四年間，此時墨國太平洋地帶，尙無人迹。後至第八世紀之後，拿華七族 (*Cas Siete Tribus Denahua*) 南來，始有人跡經過其地，但事在法顯之後四、五百年矣。

(一)有以登陸地點為亞加哥港為問者，亞港今屬烈烈羅省 (Guerrero)，當法顯時代，有無人類，或屬於何族，至今無人能知能言者。墨人史地學家謝必達 (Tomas Zepeda) 謂：烈烈羅省最初居民是何種人，絕無人能知其的確者。

(二)有以一千四百年前中國帆船到亞港為問者！按現今立於亞港之紀念中國帆船到港碑，為近年當地省市長所建，碑云：「公元一八一五年中國帆船碇港」，寥寥數語，及今不過百餘年事耳。

(四)有以韋太炎文錄指耶婆提，即今南美耶科陀爾國之問者，問者稱太炎所指之耶科陀爾，即係世傳墨西哥，蓋為大國，幅員至廣，則耶科陀爾之當在，為墨西哥屬地無疑云云。按墨國中原地域最早本有巨民族 (To-Achtapay Otzacaca)，尚無政治組織之記載，而墨西哥國之締造於公元十四世紀初年，極盛時尚不及於今日之節省 (Chilapas)，其南、則中美洲六國，再南則哥倫布始到厄瓜多國，所謂耶科陀爾為墨屬地者，未免虛構。」

我們讀完方先生的大作後，對主張「亞港」為法顯登陸美洲之地點，及為紀念法顯所乘中國帆船到港「紀念碑」，以及耶婆提即南美「耶科陀爾」等說，都獲得確切的答復。對法顯登陸美洲之說，純係一種虛無不可想像的事。

照常識來說，五世紀初，海航技術尚未發達，法顯從「耽摩立底」到錫蘭，並得好信風，當須經十四日，始到師子國，從師子國乘船，經九十日行到耶婆提（爪哇，途中又遭風浪，停留

修塞船漏，以時間論，並不算多；三世紀初，從越南到印度，「去時要一年餘，回時要四年方至（見中國南洋交通史一一八頁天竺傳）。故以九十日時間，從錫蘭到美洲，那真是不可想像的事。即以機器發達之今日，從錫蘭至美洲恐怕亦非二十日三十日可至。

伯希和等根據中國漢唐史籍及佛教高僧傳記，考訂耶婆提即今之爪哇，深信乃屬千真萬確之事實。西方史學者雖有主張法顯登陸之說，但由於他們對於南海史地地位未能切實了解，尤以未知漢唐史籍之記錄，故有此主張，實不足以信任。南海史地地位之名稱，早已列漢唐史籍，及歷代遣使朝貢，與高僧傳記。宋元以前，歐洲文化尚淺，其無記載可考。故有此類荒謬主張。欲了解南海史地名稱之方位，非求諸中國之漢唐史地撰述及高僧傳記不可。

考據工作，必要找到真憑實據。而真憑實據，又必須根據事實，絕不是猜測，臆想。例如韋氏認為法顯歸程之耶婆提，即今墨西哥耶科陀爾國，即屬於一種猜測。我是中國人，又是佛教徒，法顯果真登陸美洲。當佔得雙分的榮譽，但這分榮譽絕勉強不得，必要找到真憑實據。諸多著者有關「法顯登陸美洲」的文章，總是喜歡互相引用，近於踢皮球。不作邊際的推見，而歷史的事件，絕不是少數人附會，就可斷定其真與偽。

我認為法顯一生的事蹟，已足夠光輝千古，他縱然未登陸美洲，他從南太平洋，經過太平洋，幾乎航行了半個亞洲，於四一四年登陸青州，其歸國之年，猶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千〇八十

年，早於麥哲倫發現菲律賓一千一百七〇年。在我國留學史上，他是第一人，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第一人，他對於國家民族，以及佛教，都有很大的貢獻與光榮，他擁有這許多輝煌的記錄，足以光輝世界，在中國或世界史上還能找出第二個人像法顯這樣輝煌的記錄嗎？我認為大可不必再作僅憑想像的猜測。莫欺天下人皆不懂歷史，而貽笑大方！

註一：見覺世旬刊四三一號

註二：見海潮音五十卷五期：達鑑三氏「高僧法顯首先發現美洲」。

註三：新聞天地一〇九九期載：李康作：「中國人最先發現美洲」。

註四：馮承鈞譯：中國南洋交通史一二二頁（商務版）

註五：孫權於公元二二二年遣康泰朱應出使扶南，在此以前，扶南王遣人使印度，謁茂論王，見拙著中印佛教交通史二八八頁。

註六：伯希和著、馮承鈞譯「交廣印度兩道考」一〇九頁。商務版

註七：馮承鈞譯，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一五六頁。

註八：岑仲勉著：「佛遊天竺記考據」一一七頁，商務版。

註九：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六頁。

註十：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誌勘錄五三至五四頁。

註十一：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七頁。